清史纂修

康雍时期清军北路的城池兴建

杨春君

康雍时期，在与准噶尔的战争中，清军在西、北两路修建了不少的城池，其中尤以北路的城池修建最为显著。对北路城池的相关研究，就笔者所见，较为集中论述的仅有两篇文章。金启孮对清军西、北两路城池的兴废作了介绍，其中北路的城池有察罕瘦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塔米尔城、乌里雅苏台城、鄂尔昆城。但文章介绍，存在不全面和不准确的问题。① 何一民从城市史的角度探讨了蒙古地区城市的兴建及其规模，认为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军事、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外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② 但清军在北路兴建的城池能否称得上是城市，有待商榷。

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考察这些城池，并对这些城池重新定位。本文认为，清军在北路所修建的城池，与其说是城市，不如说是巨大的兵营，是军队的后勤供应基地。

一、清军北路的城池修建

康雍时期，清军在西、北两路与准噶尔军队进行了长时间的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的对抗，双方都未能将对方彻底打败。与准噶尔军队不同的是，清军需要坚守更长的防线，尤其是在北路。为了防守北路，清军修建了一些城池。下文即对这些城池的兴衰作逐一考查。

(一) 察罕瘦尔城

察罕瘦尔城又作茂岱察罕瘦尔城、莫代察罕搜尔城等。康熙五十八年 (1719) 正月，清军计划在鄂尔斋图杲尔和科布多两地筑城，因为科布多不适宜筑城而改在察罕瘦尔。察罕瘦尔地方“水草甚佳，木料易购”，适合筑城。八月，议定在该地筑城，建造房屋 2000 间。鄂尔斋图杲尔和察罕瘦尔之间设台站 11，以便相互联系。③

雍正三年 (1725)，察罕瘦尔增兵，又新建房屋 1400 间。④ 和通泊战败后，科布多等地军队后撤，察罕瘦尔城的兵力增加。雍正十年夏，察罕瘦尔城有守城兵 3500 名，作战兵力 3 万名。⑤ 雍正十年九月，雍正帝又欲扩建察罕瘦尔城，因为“察罕叟尔城甚小，止可屯积米石”，顺承亲

[收稿日期] 2013 - 08 - 20
[作者简介] 杨春君 (1985—)，男，南开大学 2011 级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sanyoujun@ 126. com

① 金启孮 《清代蒙古史札记》卷 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08—109、111—119 页。
② 何一民 《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 清代蒙古地区城市之变迁》，《学术月刊》2010 年第 3、4 期。
③ 《清圣祖实录》卷 283，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戊戌，中华书局，1985 年; 卷 285，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庚申。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173 件，黄山书社，1998 年，第 1211 页。
⑤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4125 件，第 2140 页。

王锡保又修木城，但仍然不够宽敞。雍正帝计划照扎克拜达里克城，将察罕瘦尔城拓展扩大，于雍正十一年动支钱粮修筑。①

雍正十三年，清军从北路撤出绝大部分兵力后，将剩余兵力集中于鄂尔昆，鄂尔昆于是成为清军在北路的大营，原来存储于察罕瘦尔城的三万余石粮食转运到鄂尔昆。②

乾隆三年（1738），阿克敦再次出使准噶尔，取道北路，途经察罕瘦尔城，此时的察罕瘦尔城已经是另外一番情形:

扎布河边牧草肥，薰风吹柳换征衣。荒城有路烽烟息，故垒无人燕子飞。

昔日云屯多羽骑，今来山净见斜晖。白头未了边庭志，万里长途任马归。③

察罕瘦尔城依山靠河，草肥柳绿，自然环境良好。清军从北路撤军后，察罕瘦尔城很快荒废。

（二）鄂尔斋图杲尔城

鄂尔斋图杲尔城又作鄂尔斋图果尔城、俄尔哲依图浩尔城、鄂勒斋图郭尔城、鄂勒斋图郭勒城。康熙五十七年末，振武将军傅尔丹等疏言："鄂尔斋图杲尔地方，田地肥饶，四时寒暑，与内地相同，宜于此处筑城驻兵。"从杀虎口到鄂尔斋图杲尔，设立台站36。八月，议定在鄂尔斋图杲尔筑城，盖房2000间。④ 但在雍正时期，并未提到鄂尔斋图杲尔城，只有一次提到在鄂尔斋图杲尔地区的屯田收获。

（三）扎克拜达里克城

扎克拜达里克城又作拜达里克城。扎克拜达里克城修建的具体时间，未见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该城在康熙年间修建："查先奉圣祖仁皇帝谕……茂岱察罕叟尔、扎克拜达里克两处，俱系紧要形势地方，相应驻兵，已经盖造城二座。后以乌兰古木地方，广阔丰腴，可以屯田，于是又遣哨兵，于彼种地修城屯驻。"⑤ 则扎克拜达里克城应建于康熙五十八至六十一年间。雍正二年议定将乌兰固木地区的兵力后撤至察罕瘦尔、扎克拜达里克地区，扎克拜达里克城的驻防力量得到加强。振武将军穆克登额奏报："前任振武将军傅尔丹传取之，差往扎克拜达里克筑城之自力效力之犯人，于（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到达军营。"⑥ 到雍正九年十一月，扎克拜达里克城仍在建造之中。发遣扎克拜达里克地方之人犯效力多年，"其中倘有六十余岁、无妻孥愿返回者，修城完竣后，由修城之人返回时带领，驰驿缓缓前来可也。"⑦ 修城人数不够，被发配之年老犯人也加入修城人员行列。十二月，雍正帝又派副都统衔马哈达、原任巡抚图理琛等前往扎克拜达里克地方修城。⑧ 可见对扎克拜达里克城的建造，一直在持续进行。

（四）乌兰固木城

乌兰固木城又作乌兰古木城。乌兰固木地区土地肥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厄鲁特人已经开垦之地。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同意在乌兰固木地区屯田。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康熙帝命将发配黑龙江三姓地方之人，改发科布多、乌兰固木，"著筑城安插，令其开垦耕种"，并派兵看守犯人，安设驿站。闰八月，康熙帝又谕令漠北军前将领将军傅尔丹、祁里德，将科布多、乌兰固

---

① 《清世宗实录》卷123，雍正十年九月癸丑。

② 《清高宗实录》卷9，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丙戌。

③ 阿克敦《德荫堂集》卷8《过察罕瘦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2页。

④ 《清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戊戌；卷285，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庚申。

⑤ 《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戊午。

⑥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244件，第1245页。按，穆克登额又作穆克敦、穆克登。

⑦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964件，第2075页。

⑧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8，雍正九年十二月丁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7页。

木等处是否筑城垦田、盖造房屋等情形详细奏报。①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清廷鉴于在科布多地区筑城的困难，放弃在科布多筑城，但是否在乌兰固木筑城，则没有提及。康熙六十一年，鉴于乌兰固木、科布多地区的屯田规模扩大，粮食收获颇丰，遂决定在该地区筑城，“今科卜多、乌兰古木有种地兵及驻扎兵五百，值农隙时，令多伐林木，为修筑大城及室庐仓廪之地”。② 乌兰固木城很快得到修建。

雍正元年，清廷又考虑是否扩建乌兰固木城。兵部咨文:

> 乌兰固木现有之城或扩建，或择有利地势另建之处，由傅尔丹、祁里德公同商定，于屯田之暇，多伐集木料，建以坚固大城房舍、仓廒，以防官兵。

原有之乌兰固木城，建在“地广平坦，远山近水，地势有利”之处。傅尔丹令都统图拉将“该城扩大加固，建城池营房仓廒”，后报“已依令扩建了城池，赶建了仓廒，兵丁营房正陆续建造，将于十月之内全部建成。”可见乌兰固木城得到了扩建，但如何扩建、仓库营房增添多少间，并未有详细奏报。③

雍正二年，清朝与准噶尔关系缓和，拟从乌兰固木地区后撤。时军前将领傅尔丹、祁里德认为“乌兰固木地方，位于拓展卡伦之外，如今戍守兵拟驻于察罕瘦尔、扎克拜达里克，而乌兰固木孤悬一隅。倘若留兵驻守此城，则必远离大营。若少驻兵，则多忧患。若多驻兵，则分兵力，而运送粮饷，亦多为艰辛。”由于漠北环境恶劣，房屋城池无人看守会自然损坏，他们建议“此城即或保留，日后亦无所用，故而拟毁乌兰固木所筑城池房屋，以期不留兵看守。”④ 是否拆毁乌兰固木城，文献中并无记载，但可以肯定: 清军拆毁了该城。理由有二: 其一，自雍正三年起，实录中就没有在乌兰固木地区屯田收获的记载，这说明清军已经放弃了在该地区的屯田。在大军撤离的情况下，若未在乌兰固木屯田，则不需要搭配官兵、犯人驻守，不需要房屋、仓库，也就不需要城池。其二，后来清军在北路前线兴建科布多城，根本没有提及乌兰固木城。

(五) 科布多城

科布多城又作科卜多城。科布多筑城之议始于康熙五十七年。科布多处于阿尔泰山下，是防范准噶尔袭扰的前线。康熙帝认为“今欲护喀尔喀，应于阿尔台、科布多等处筑城，远立哨兵方是”，但经过勘察之后，发现在科布多筑城并不适合，“科布多地隔大河，水涨辄阻，材木难致”，于是放弃在科布多筑城。⑤

雍正九年三月，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在科布多筑城，“科卜多地方接连布娄尔，与库里野图相近，系进兵大道”,⑥“科卜多修城处所，当奇兰及库列图二道要隘，又逼近布拉罕大路，且旁通阿尔台小路处甚多，实为险要之地”,⑦ 得到批准。五月初六日，傅尔丹率军到达科布多筑城地方。六月，傅尔丹带兵 10000 名进攻准噶尔，仍留 7300 名继续筑城并防守粮饷。⑧ 到八月，科布多城已经修筑 5 尺高，周长 12 里，傅尔丹计划将城墙再加高至一丈、垛城加高至一丈五尺。科布多现有兵 15900 余名，仅足支守城之用，傅尔丹请求再派兵于城外防守。⑨ 不久清军撤退，科布多城中途废弃。

---

① 《清圣祖实录》卷 280，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壬戌; 卷 281，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乙卯。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10，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辛未，第 178 页。

③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982 件，第 549—550 页。按“以防官兵”之语不甚通顺，与原文意思不相符合，恐是翻译、排版错误。

④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51 件，第 800—801 页。

⑤ 《八旗通志》卷 140《傅尔丹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66 册，第 276 页。

⑥ 《清世宗实录》卷 104，雍正九年三月甲申。

⑦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25，雍正九年八月丙午，第 370 页。

⑧ 《清世宗实录》卷 107，雍正九年六月丙午。

⑨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25，雍正九年八月丙午，第 370—371 页。

雍正十一年，清军计划于十二年再次进攻准部，处于前线的科布多自然成为清军的屯驻地。十月，定边左副将军额驸策凌自乌里雅苏台率军前往科布多，雍正十二年七月又命科布多大军后撤。九月，清军从科布多撤退撤回乌里雅苏台、察罕瘦尔。

(六) 推河城

早在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就已命在推河驻扎军队，并设立台站以运送军粮。康熙五十八年前，高其倬曾在推河，此时的推河还很荒凉:

日日闻鸡蓦晓行，客中岁月渐峥嵘。水边细路千回曲，雨外晴山一崦明。

沙草枯来新露白，米囊空后旧装轻。上公独擅筹边箸，万里何时远塞清。①

雍正九年清军在和通泊战败后，漠北开始大量增兵，推河成为一个重要的驻防地。十二月，派副参领桑吉柱等前往推河筑城。②

(七) 塔米尔城

塔米尔城又作塔密尔城。塔米尔城的修建，最初是为策凌建驻牧地。张穆认为 "北藩穹庐毡帐，逐山草徙牧，初策凌来归，圣祖赐第京师。及雍正十年世宗悯其游牧被掠，诏城塔米尔河阳，建瓦屋居之，如京师赐第。" 雍正帝因为策凌立有大功，但被准噶尔军队重创，其游牧地被劫，于是修城修房使居之。所修房屋依照京师赐第样式修建，由此可见雍正帝对策凌的笼络。乾隆六年，"复因策凌年老，谕移军营于此"。③

乾隆三年阿克敦再次出使准噶尔，途经塔米尔军营，塔米尔城仍驻有军队，"风沙仍塞野，旌旆复军营"。④ 值得注意的是，阿克敦在诗歌中并没有提到瓦屋。

(八) 乌里雅苏台城

雍正十一年三月，护军统领永福奏报，乌里雅苏台修建了三座木城: 中间为大城，东西两旁为耳城。大城长宽俱 120 丈，东城长宽俱 80 丈，西城长宽俱 90 丈。大城和东城高 1 丈，西城高 1 丈 2 尺，三城均用粗四五寸不等的木料修筑。⑤ 四月，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等又奏报乌里雅苏台筑城情形，"内外植木，中实土块，建造城垣，于城内建设仓库"，并请于 "明岁青草生时，调集官驼，将察罕叟尔所贮钱粮、米石、军装、火药等项，陆续运送。" 得到雍正帝批准。⑥

(九) 鄂尔昆城

之所以在鄂尔昆地方筑城，是因为该地土地肥沃，宜屯垦。雍正帝说 "喀尔喀地方，驻兵年久，每年由京城运送军粮，路途遥远，一时不及，恐兵丁至于乏食。鄂尔昆、图拉一带，甚为宽阔，若开垦屯田，实为永远之计。" 从雍正四年开始，鄂尔昆地方开始屯田，为漠北的主要屯垦区。雍正十三年，清朝与准噶尔部停战议和，清军开始从北路撤军。为重新部署兵力，选择合适的驻防地，清军选择了新的筑城地，土地肥沃的鄂尔昆地区被选中。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等奏 "驻扎大兵之地，最关紧要。查鄂尔昆地方辽阔，水草俱佳，请于此处酌量建城驻兵，将粮饷官物，移运收贮"，得到雍正帝批准。⑦ 七月，福彭率军 5768 名，从乌里雅苏台到鄂尔昆河额尔得尼召迤北地方，于七月二十日兴工建城，十月就已建成。建成后的鄂尔昆城，情形如下:

城周一千八十丈，基厚一丈三尺，上广一丈，高一丈四尺，筑土九尺，垛高三尺，宽四

---

① 高其倬 《味和堂诗集》卷 5 《推河晓发用周星涛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37 册，第 251 页。

② 《清世宗实录》卷 113，雍正九年十二月丁未。

③ 张穆 《蒙古游牧记》卷 8，(台北) 南天书局，1981 年，第 167 页。

④ 阿克敦 《德荫堂集》卷 8 《塔米尔军营》、卷 14 《再使准噶尔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56 册，第 552、579 页。

⑤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4246 件，第 2189—2190 页。

⑥ 《清世宗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庚申。

⑦ 《清世宗实录》卷 31，雍正三年四月戊子; 卷 155，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戊戌。

尺，垛间相去各二尺五寸。四面共开三门，建楼三，其西面无楼，去盖屋三间。角楼四。三面设瓮城。城外四面浚濠，城中亦如之，引鄂尔昆河水以为池。南门之内两旁设银库、米仓、收贮军器等房，及兵丁铺房共二百五十八间。北门之内向南十二丈设土台一，高一丈六尺，宽十丈，长五丈。①

鄂尔昆城建立之后，大量军需物资开始向鄂尔昆城集中，鄂尔昆城成为清军在漠北的军需集中地和中转站。乾隆十三年，鄂尔昆城、塔米尔城两城仓库内仍贮米五万八千余石、大麦二万四千三百余石、小麦九十余石。②

（十）翁机城

雍正九年，准噶尔大小策零敦多卜越过察罕瘦尔城，分兵两路深入喀尔喀腹地，虽然在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及额驸策凌的打击下败于鄂登楚克，但这也给清军造成不小的震动。“时议以推河、翁金河、拜达里克河三处皆要地，乃各筑城为大营犄角。马尔赛率兵移守拜达里克城，以扼山南之冲”。③

翁机在二十七台与二十八台之间，为水草茂盛之地，驻兵之所。雍正九年十二月，派原任将军来文等筑城，但雍正十年二月，原任巡抚布兰泰奏报“翁机修城地方，并无树木，土少沙多，不能修城。”雍正帝说“翁机系通军营大路适中之地。其附近地方，或有可以修城之处，即离驿路稍远，但可掘井取土，即可修城。著交与驿站官员踏勘奏报。”④ 翁机地方是否修城，实录中并未记载。

除以上城池外，在文献中还提到其他一些城池。乾隆元年二月，喀尔喀额驸策凌、亲王丹津多尔济、副将军成衮扎布等会议驻兵备边事，建议“四部落选兵七千，于库卜克尔驻兵一千，卓克索等处驻兵五千，特斯驻兵一千。三处各筑一城，令其防守喀尔喀游牧，不得越百里之外，有事可就近入城。伊绷等处现在修庙，亦令更筑一城，附近游牧者得入居之”，乾隆帝允之。⑤ 策凌等所议修城之事，虽然得到同意，但是否真正修城，文献中未见记载。

二、对清军北路城池的相关认识

北路城池的修建多因战争和边防需要，且北路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因而其特点非常明显，主要如下:

第一，筑城是清军较高级别的军事工程。除筑城外，清军还兴建了其他的军事工程，如修堡、修城垛。雍正十一年，办理军机大臣等议覆经略军务大学士鄂尔泰折奏，“特斯、台锡里地方，既无庸驻兵，应行停止二处修堡。请于扎布韩、察罕鄂罗穆地方，修筑一堡，照看台站运路。”⑥ 雍正九年夏，内大臣查克旦率军 1000 名，驻防克布克尔地方，“筑城垛驻扎”；后又往博尔吉关，“掘壕筑城垛，以防贼匪，驻扎十余日。”⑦ 城垛只是一个完整城墙的一部分，驻扎十余日，无需筑城，也不可能在十余日之内建造完一座城池。

第二，从城的地理条件来看，城池多建在水草丰茂的地区，即屯垦地区。一些城池建在河边，河之名即为城池之名，科布多城、乌里雅苏台城、塔米尔城、鄂尔昆城等属此类情况。察罕瘦尔城建在扎布汗河边，未以扎布汗命名，应该是个例外。未明确记载靠河之城，其城也处在水

---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39，雍正十三年十月壬申，第 545 页。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51，乾隆十三年春正月己酉，第 741 页。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4，《续修四库全书》第 74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49 页。
④ 《清世宗实录》卷 111，雍正九年十月己亥；卷 113，雍正九年十二月丁未；卷 115，雍正十年二月己丑。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41，乾隆元年二月庚辰，第 573 页。
⑥ 《清世宗实录》卷 131，雍正十一年五月乙未。
⑦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4245 件，第 2189 页。

草丰茂之地，如乌兰固木城等。

将城池建在水草丰茂的地区，是考虑取水、放牧、取暖等因素的结果。大量军队驻扎在一起，必须考虑用水问题，也必须考虑随带的马匹、牛羊等牲畜的用水问题。有水之地必有草，可以放牧。如雍正四年考虑将蒙古军驻扎于扎克拜达里克与察罕瘦尔之间的情形，“该特斯河，乃地冲布鲁特路之要地，地广且水草好，可派察哈尔兵驻守，冬夏牧地宽广，河边木多，山中兽多，地方好。右卫、归化城所属蒙古兵，可派驻扎布噶河，木多，地广，河中有鱼，可于河之两侧牧放，水草好，亦有可耕之地，地冲布拉千要道。”① 扎克拜达里克城和察罕瘦尔城能多年作为清军在漠北的重要屯驻地，与有良好的牧场等自然环境的支持分不开。择地筑城也要考虑取暖问题。漠北之地天气异常寒冷，需要大量的柴草以供取暖:

杭霭山之西北地名陀罗海，即振武将军驻防处也，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释，山之巅，六月不释，冬极寒。筑土为屋，屋内冰糊数寸。毡帷暖炕，早起被池堆霜。出门数步，凌封髭须，手僵不得。呵耳鼻，窸窣有声，或烂且脱。②

漠北地区木材中，记载最多的当数查克木。谢济世说查克木“入炉即燃，数日乃烬”，“易朽”。③ 纳兰常安对查克木的记载更为详细“伐以为薪，著火即燃，形似炭，有红焰而无烟，置径寸于炉中，历一二日乃烬”。④ 可见查克木耐烧，为取暖之良材。水草丰茂之地自然方便供给柴草。

水草情况的变化，甚至影响了已建城池的维持，如果一城附近的水草逐渐变少，则须从该城迁出。如察罕瘦尔城康熙五十八年议定建立后，一直为漠北屯驻大军的重要城池，由于驻扎多年，周围柴草不敷使用，是以移驻阿尔达尔托罗海，后因柴草亦不敷使用，清军大营最终于雍正十年移至乌里雅苏台，⑤ 而察罕瘦尔城只是囤积粮草。

第三，从城的建筑材料来看，所修之城为土木之城。筑城首先要伐木，因而官书在记载皇帝下令修城时，多记载为伐木筑城。私家记载同样如此，张家口右营游击王从绳在北路修城，其传记记载为“度山伐木”。⑥ 筑城的方法是以树木为栅栏，中填土夯实。这也说明为何在屯垦区附近筑城，一为屯垦区土壤较多，方便取土；二为屯垦区环境好，附近木材较多，方便取木。如前所举翁吉城，原议定修城之处，由于无树土少沙多，不适合修城。虽然以水砖等作为建筑材料的情况存在，⑦ 但这不是建筑方式的主流。

查克木应该是筑城所用的主要木料品种。图里琛记载查克木“高五尺许”，“质甚坚”；方观承记载“查克木大者合抱高丈余”。⑧ 查克木坚固，为筑城之良材。从对各城城墙高度的记载来看，通常城墙高 1 丈，查克木通常高 5 尺，不利于修城；但各城的修筑方法是，城基宽而城墙顶部窄，避开了查克木不长的弊端。

第四，某些地方修城是多城并举。如前举乌里雅苏台城，实际上是三个城。又如察罕瘦尔城，也是三城并立，“振武将军驻防处在杭霭山下，地名陀罗海，过瀚海三千里，去京师六千里，树木为城，三城并峙，背山面水”。⑨

---

①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372 件，第 1324 页。

② 谢济世《西北域记·陀罗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66 册，第 171 页。

③ 谢济世《西北域记·查克木》，《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66 册，第 171 页。

④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 6《查克木》，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第 180 页。

⑤ 《清世宗实录》卷 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庚申。

⑥ 刘纶《绳庵外集》卷 6《江南六安营参将司直王君传》，《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18 册，第 242 页。

⑦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4716 件，第 2364 页。

⑧ 庄吉发校注《满汉异域录校注》，(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3 年，第 18 页。方观承《述本堂诗集·松漠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87 册，第 144 页。

⑨ 王峻《王艮斋诗集》卷 8《题谢梅庄侍御军中学易图》，《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75 册，第 177 页。

为何要在一地修多座城池而不修一座大城，未见有相关史料记载其原因。这有可能是为了便于管理军队。在漠北的军队，除喀尔喀各部军队外，其他全部是从各地抽调而来，有东三省的八旗兵，有京城、归化城等地的八旗兵，有直隶、山西等省份的绿营兵。各地军队的风俗习惯、语言等各不相同，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从各地抽调而驻扎在一起的军队，清廷多任命本部将领予以管理，旗员管八旗兵，绿营将领管绿营兵，而分城分兵驻扎恐为有效管理的一种方式。

第五，对城池的防守采取分兵防守的方式。也就是说，不是将全部兵力集中于城池之中，而是将兵力分成几部分，分散驻扎在城中、城外。这样既能方便在战时能有效防御，又能方便在平时牧马练兵。城池分兵防守的一般模式为：以绿营兵驻守城中，以八旗兵驻扎城外。这样可以发挥八旗兵马战的优势。如雍正十三年乌里雅苏台城的兵力配备，共分为三部分：满蒙八旗兵3600名和喀尔喀四部兵1500名分两部在城外驻扎，绿营兵1000名在城中驻扎。① 又如乾隆元年五月议定漠北驻防事宜，令总兵一员率领山西绿营兵500名防守鄂尔昆城，副将一员率领直隶绿营兵500名防守塔米尔城。②

第六，从各城的规模来看，规模大小不一。雍正九年所修之科布多城为最大，周长12里，鄂尔昆城周长1080丈，乌里雅苏台三城总周长1160丈。

这些城的规模比后来重修的城要大。乾隆二十七年，议定另择地新修科布多城，原“科布多旧城基址，地势卑湿”，乾隆帝的要求为“择一高燥之地，派彼处屯田之绿营兵丁，从容建城。兴建此城，不宜过大，可按容纳，建一类似卫所一般之小城。”嘉庆初年任科布多参赞大臣的富俊介绍科布多城的规模为“径方四百步，周围约二里”，远小于傅尔丹所修之科布多城。③ 乾隆二十九年议定另择地新修乌里雅苏台城，其规模为“高一丈六尺，厚一丈，周围共五百丈”，④ 其周长远小于雍正十一年所修之三城总周长，只大于乌里雅苏台大城20丈。

第七，城的修筑模式为先初建、后扩建或重建，或者改建。换言之，城的建立不是一蹴而成，因而在文献的记载上会出现某城有不同的兴建时间。扎克拜达里克城在康熙末年修建，到雍正九年仍在建设中，雍正九年十二月雍正帝又谕令修城。如科布多城，雍正九年修，半途废弃；富俊说“科布多城一座，乾隆三十二年建筑”，⑤ 完全不提此前对科布多城的兴建。雍正年间所修之乌里雅苏台城与乾隆年间所修之乌里雅苏台城也不在同一地。

第八，各城的使用时间都不长。乌兰固木城自康熙六十一年议定修建到雍正二年议定拆毁，共存在3年左右。科布多城的修建半途而废。雍正十年谕令修建的推河等城随着清准议和而很快废弃。察罕瘦尔城使用的时间较长，从康熙五十八年议定修建，到雍正十三年各种物资向鄂尔昆城集中，共使用约16年，其中清军大营移驻乌里雅苏台后，只在察罕瘦尔城囤积粮草。

三、战争形势的变化与北路城池的兴废

如前所论，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路城池的兴废。除此而外，战争形势的变化对北路城池的兴废，最为明显。

雍正二年二月，清军在较短时间内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打得罗卜藏丹津化妆成妇女

---

① 《清世宗实录》卷155，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戊戌。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42，乾隆元年五月甲寅，第585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3册第365号，岳麓书社，2011年，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第542页；富俊《科布多政务总册·城池》，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页。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25，乾隆二十九年五月甲寅，第847页《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27，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己巳，第876页。

⑤ 富俊《科布多政务总册·城池》，第1页。

趁乱逃跑。清军在青海的迅速成功，有效震慑了准噶尔部。策妄阿喇布坦对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有如下的评论 “小孩子家知道甚么，也不曾经过中国的兵马厉害。我因为发兵到哈密走了一走，惹得他多少兵马在我周围住着，十来年不肯歇。你要动兵，凭着你罢。等你得了大地方大城池，到那时候我自有话说。我是不动的了”。① 鉴于准噶尔不敢轻举妄动，清军开始考虑从北路撤军，将驻守乌兰固木地方的兵丁撤往察罕瘦尔、扎克拜达里克驻守，而是否驻防乌兰固木城也被慎重考虑。议政大臣认为 “乌兰固木地方虽广阔，更多丰足肥沃，但靠近阿尔泰山，与茂岱察罕瘦尔、扎克拜达里克及喀尔喀驻牧地相去千里，倘有行走之事，不能及时到达，且需用驿站多。每年运至官兵俸饷亦甚苦。”② 虽然乌兰固木地区土地肥沃，屯田可以解决一部分军粮供应，但在清军撤军的情况下，驻守乌兰固木城已属无益：兵少则不能有效防御准噶尔进攻，兵多则后勤补给困难，且与北路其他地区驻军不能有效地相互策应。

自清军从乌兰固木地区撤军后，察罕瘦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在漠北地区的地位迅速上升，振武将军就驻扎在察罕瘦尔城。除此之外，还在扎克拜达里克驻扎副都统，颁布副都统印信，还有管理察罕叟尔等处粮饷兼理屯田等的专门职官。

雍正九年，清军又进驻科布多，在科布多地区囤积大量物资并筑城，以此作为进攻准噶尔的前沿基地。但当和通泊之败后，雍正帝开始谕令清军应该谨小慎微，不能再次上当受骗。雍正帝说：留在察罕瘦尔等地的清军，“切勿前往策应，致堕贼人术中。伊等止应防护喀尔喀游牧，并看守察罕叟尔地方，此最紧要之事。果能固守，即伊等之功矣。”察罕瘦尔城囤积大量军需物资，雍正帝要求在满足清军供给的情况下，“酌量赏给喀尔喀兵丁，使之充裕，勿存妄费钱粮难于销算之见。朕断不因所费过多，即加谴责也。”③ 和通泊之败，给清军造成严重的恐慌，以致雍正帝害怕军需物资被抢掠，不得不未雨绸缪。此时，雍正帝又考虑从科布多城撤退。

雍正九年的从科布多城撤军，与雍正二年的从乌兰固木城撤军，是基于相同的理由。科布多城有兵 15900 多名，仅能看守城池。科布多离察罕瘦尔 1400 多里，不能相互策应，成为清军撤退的理由。

雍正九年，准噶尔军队越过察罕瘦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清廷又决定在这两城之东修建两城，并扩建扎克拜达里克城。“时议以察罕廋尔大营偏北，而贼每绕山南麓东犯，乃于推河、翁金河、及拜达里克河三处各筑城，与察罕廋尔大营犄角，乃命马尔赛以绥远将军移守拜达里克城以扼山南之冲。”三河都在赛音诺颜部境内，拜达里克河在推河西二百里、在鄂尔昆河西三百余里，翁金河在鄂尔昆河东南二百里。④

雍正十三年，清朝与准噶尔议和，清军后撤，又在鄂尔昆地区筑城。

可以看出，战争形势变化对城池的影响为：当清准关系缓和时，城池向西移动；当清军失利、准噶尔军队进攻时，城池向东移动。康熙六十一年，清军北路最前线的城池是阿尔泰山下的乌兰固木城，到了雍正十三年，清军北路最前线的城池是鄂尔昆河边的重兵把守的鄂尔昆城。换言之，清军的北路战线变短了，清军向东撤退了至少 2000 里。

四、对北路筑城的评价

清军在北路花费大量力气建设城池，我们该如何看待?

第一，北路的城池修建缺乏相应的总体规划与安排，造成清军在城池物资转移和城池兴建中

---

① 季永海等译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 209 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351 页。

②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50 折，第 796 页。

③ 《清世宗实录》卷 108，雍正九年七月丙子。

④ 魏源 《圣武记》卷 3 《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44 页。

浪费极大。

前文已经介绍，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化，清军在北路修建或废弃城池，可以概见清军在北路的城池修建缺乏相应的总体规划与安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清军先后从阿尔泰山下的乌兰固木城和科布多城撤退是基于相同的理由。

当清军大营从一城转移到另一城时，需要将大量的物资从一城转移到另一城。这会造成物资的极大浪费，特别是牛羊马等牲畜在转移过程中会遭受损失。物资本身的转移也是不小的花费。雍正九年，傅尔丹从科布多撤军，携带帑银68.73万两，① 这需要安排相关的人力物力。对于积存在科布多的大量物资，大学士马尔赛的建议如下:

此撤军时，驮运存于军营之米、火药、铅子、建城铁器等物之力若有宽裕则带回。倘不能携带，则深挖窖牢固掩埋。将应放置水中之铁类物件置于水中，日后有用处，则可取而用之也。惟此等情形断务不被发觉。②

马尔赛认为物资能运走则运之，若不能运走则掩埋。傅尔丹则认为，准噶尔军队在距科布多不远之地驻扎，“今城内所贮官物甚多，万一率众还时，贼扰吾后，不可不虑。至官物内可土埋者惟铁器，其余粮二万三千石，银八十万两，火药、铅丸、帐房、鞋、布、茶叶等，皆军营要物，约需驼一万二千只方能运载”。③ 傅尔丹认为应调集驼只将科布多城之物资运走。这种清军大营的移动在雍正时期与准噶尔战争中相当频繁。

另外，在物资缺少的漠北地区，建造城池的花费也很大。如修乌里雅苏台城之工价银开支清单如下:

乌里雅苏台筑城共拨兵一万一千三百五十名，每人计十日给粮八升三合；筑台兵一千八百名，人赏给羊一名。雍正十二年四月盖造仓库，拨兵四千四十八名，每人日给银六分。又拨绿旗兵一百五十名，人赏给羊一只。

与筑乌里雅苏台城相比较，筑鄂尔昆城开支清单如下:

今筑城之兵减半余前，每人日给银六分，计工一月应人给银一两八钱，折羊一只，价值一两，另给银八钱。营总以上官每人赏缎一疋，其余各官半疋，中间出众效力者加赏银牌一面。④

前所举修鄂尔昆城用兵5768名（含将领），修城时间大约为七月二十日（1736年8月26日）至十月壬申（初七日，1736年11月9日），共74天，修城工价银至少为$0.06 \times 74 \times 5768 \approx 25610$两。除工价银外，还有修城用料、伙食等花费。

由于在北路缺乏修建城池的总体规划，清军大营时常移动，所修城池使用的时间不长，或半途终止兴建，浪费极大。

第二，筑城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筑城的目的何在，雍正帝这样阐述道:

准噶尔乘我不意，倾其贼众，盗赶马驼，狡狯凶恶，罪无可赦。但西路所存驼马不无疲乏，是从前所议直捣伊犁之计，尚非万全之道。朕意欲于西路巴里坤、北路之卡伦外，各筑一城，以重兵驻扎，时出游兵以掩击其众，擒掳其人畜。贼兵必撤其游牧之所，远行藏退，我当更进数百里，择地筑城，开垦屯种，以资军食，驼马牛羊，无事牧放，有事则尽收入城，贼众既无所获，我军一出可以袭取其辎重，且贼必不敢逾我军驻扎之城而东矣。著岳钟

---

① 《清世宗实录》卷112，雍正九年十一月癸亥。
②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5078件，第2519页。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26，雍正九年九月丙寅，第377页。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39，雍正十三年十月壬申，第545—546页。

琪详悉定议，北路傅尔丹处亦详细密商之。①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雍正帝筑城的意图：第一，从军事战略上讲，筑城可攻可守，攻可以削弱对方的实力，守可以防范对方越过城池向其他地方进攻。第二，从后勤补给上讲，筑城可以更好地解决屯垦、放牧的后顾之忧，可以更好地解决后勤补给问题。

从筑城所起的效果来看，筑城在解决后勤补给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由于城池的存在，清军在漠北的屯田，除因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失外，没有遭到准部军队的破坏，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效。所收获和运输的粮食，除因保管不力遭洪水冲击②和运输不力③外，没有遭到准噶尔军队的掳掠。清军还在城池中囤积了除粮食之外的大量军需物资。在城池周边地区牧养的牛羊马匹等牲畜，虽遭到准噶尔军队的掠夺，但损失不大，且只要事先防范，便可将牲畜赶入城中饲养，减少损失。

但筑城应起到的进攻和防守的作用却并没有得到显现。清军与准噶尔军队的交战，多未集中在城池附近。城池中囤积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是清军重兵把守之地。换言之，在清军的严密防守下，准噶尔军队没有主动进攻城池。即便在和通泊之战后，清军士气严重受挫，傅尔丹逃回科布多城，严密防守，严阵以待，准噶尔军队乘胜前进，在科布多城附近地区与清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但并没有进攻科布多城，而是越过科布多城，继续向东前进，直扑 1400 里以外的察罕瘦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等地。雍正十年，准噶尔军队将战线拉得更长，越过清军重兵把守的察罕瘦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深入喀尔喀腹地大肆抢掠。

准噶尔军队属于流动作战，千里奔袭，而清军首先要防守城池，在保守城池的前提下才能出击。如雍正九年，“据办理扎克拜达里克粮饷原任巡抚西琳报称：贼人来至扎克拜达里克城南噶里特地方，劫掠牧场驼马，因守城兵少，未敢追逐。”④

如果说因守城兵少而不能出城作战，情有可原，那么守城兵多而不进攻则属于无能。雍正十年八月初五日，准噶尔军队在额尔得尼召地方战败，由鄂尔昆河上游向推河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方向逃遁而去。拥重兵镇守推河城的马兰泰不发兵进攻：

> 八月初九日晨，贼往侵推城附近，列阵于北山。侯马兰泰并不出城交战，喀尔喀台吉孙都布不能忍受，屡次力争而反目，率其喀尔喀兵丁，击败贼匪。贼匪去后，马兰泰方出，未行五里即归。⑤

拥重兵镇守扎克拜达里克城的绥远将军马尔赛向清军其他部的人说：

> 我兵不令出城，夜间贼人来时，我兵只在城上呐喊助威。尔等兵丁若昏夜来我城下，我即施放枪炮。⑥

在将领胆怯的情况下，筑城防守变为死守城池，既不能拦截敌人进攻，也不能拦截敌人后撤。可见清军筑城驻军对准部的防范影响有限。

第三，北路筑城的影响。随着清军的撤退，清军在北路修建的城池在后来也基本废弃，这说明自然环境对城池建设的严重限制。在平定准噶尔后，清朝在北路地区只重建了科布多城和乌里雅苏台城，康雍时期兴建的其他城池均未提及。可以说，康雍时期北路的城池兴建为其后建城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何地可以筑城，何地不适合筑城，筑城的规模如何，城池的发展方向如何定位等。

---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20，雍正八年十二月壬戌，第 309 页。
②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2527 件，第 1415 页。
③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4716 件，第 2365 页。
④ 《清世宗实录》卷 111，雍正九年闰十月戊戌。
⑤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4237 折，第 2184 页。
⑥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 32，雍正十年十月甲子，第 458 页。